

情海疑波

下冊

說部鼓書集四編第十九

# 情海狂波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初版

(然) (脂) (餘) (韻)

三册 定價九角

(情海疑波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英國道

譯述者閩縣林

發行者侯官林

印刷所商務印書

總發行所商務印書

北京  
天津  
上海  
北河  
南路  
北首  
寶山路

長沙  
廣州  
上海  
棋盤街

濟南  
開封  
洛陽  
蕪湖  
南京  
漢口  
新嘉坡  
雲南  
瀘縣

閨秀詩話。向鮮善本。是書搜羅有清  
二百數十年中閨秀著述。詩文詞曲。  
歌賦銘誄。無所不備。而各加以評斷。  
兼詳作者之遺聞軼事。作詩史讀可。  
作文藝參考書讀亦可。手此一編。凡  
婦人集、隨園女弟子詩錄、正始集、擷  
芳集等。不必再讀矣。

◎ 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情海疑波卷下

## 第十一章

明日莎娜赴布莫斯矣。途遇密摩謂梅阜漸健碩。某日嘗於村外相見。適遇雨狂奔而歸。已而聞其病。病亦漸愈。日念其姊不置。莎娜聞言亟走視其弟。莫萊夫人迓之。縷述病況。且曰吾以君方理嫁妝。故不敢以瀆尊聽。莎娜曰此寧足與病弟較輕重者。梅阜方戲於樓上。聞其姊來。則騰躍而至。趨抱莎娜曰吾姊人謂汝麗如仙。莊如后也。莎娜則趣之睡。明日爲星期六。莎娜留視其弟。梅阜弄琴。忽作異調。語莎娜曰母所教也。曩吾方病。朦朧中母來視余。爲我歌也。且曰汝善撫琴。相見在邇。莎娜曰否。否。吾不能舍汝。而

去吾有花園。他日當與汝遊於園中爲撲蝶之戲。梅臯始悅莎娜。指壁上圖視之。曰吾園正類此。園中有像方調絃索梅臯。曰他日姊行是間。吾當與吾母從姊後姊其誌。之是弄弦者我也。莎娜意殊快快。乃以星期一日歸。其明日爲星期二距婚期僅一日矣。天朗氣清。彷彿春令。莎娜語其舅曰。吾力瘁矣。舅之苦我亦至矣。倘必使我今日與唐克烈相見。吾實不能承命。佛蘭士知其甥不耐。許之。是日莎娜循例於禮書署名。自念吾今爲此爲梅臯耳。旣乃及梅臯養贍契約。約中大意。謂梅臯偷復歸錫基伯黎撫視。抑莎娜私以養贍之費周給若人者。則此約卽同廢紙。莎娜以所言沈晦。殊不了了。曰約言云何。得勿謂當以巨金專畀梅臯。而善爲撫視者乎。佛蘭士曰。固也。莎娜旣署約而退。因讀書自遣。偶見報紙。

載某人明日當處絞。念吾所遭。正與此囚等耳。於是開窗觀月。此時密摩方躡躅街頭。見莎娜於樓頭。則注視不輟。唐克烈亦適從其母晚餐歸。夫人呴呴語其子。祝其伉儷和悅。以似以續。俾子孫長有倭雷斯世業。唐克烈喜甚。旣驅車過市。見月明如水。乃舍車而徒。且行且念。明日此時。吾已偕新婦至多維矣。爾時好合溫婉。當不復如前此之冷峭。頃之行步漸迅。已達新婦門外。瞥見一美男子。植立上視。自念此非數日前。摩托車中所見者乎。伊何人。不覺妬心頓熾。若有物憑而告之曰。汝胡買。買欲妻彼婦而獨不知。此美男子與彼之關係耶。是爲彼情人無疑。否則胡肯犯月來此。忽見窗門呀然而關。唐克烈益憤。望見其人。喃喃方禱。且從衣袋。出十字架。狀甚沈寂。聞其禱曰。馬利聖母。吾爲彼禱。願彼曼福。唐

克烈意乃解。蓋察其禱詞不類。出自情人。世間男子未有能公恕者也。頃之密摩舉冠向窗爲禮而去。唐克烈亦行。

其明日婚期至矣。佛蘭士偕其甥至聖佐治寺倫敦貴紳來者已逾半。莎娜衣白絨外衣。以珠爲飾。絳髮硃唇爲之點染。生色舉止體態大類小說中所稱女皇。旣登壇觀者肅然。莎娜跪於唐克烈之側。牧師爲綴二人之手。莎娜恍惚如夢。勉強畢誓。聞唐克烈言曰。吾特利斯托蘭吉斯嘉。今得妻汝莎娜愛琳嘉。於是偕赴聖室署名。莎娜蘸墨作書。唐克烈俯而吻之。新婦色變。衆賓幸未見唐克烈。則已如割刃於胸矣。時老夫人及其二女及諸女賓相繼與新婦親吻。格拉斯敦公爵最後至。曰。吾固言之矣。吾得以老人資格。一吻新婦。吾甥婦洵美矣。吾謹掬誠致其歡忱。莎娜不得已强

與周旋已而汽車告備。唐克烈與新婦偕出。衆賓夾道以俟。莎娜蜷縮如蝟。微閉其目。唐克烈憫惻。不知所爲。俄至格拉斯敦爵邸。莎娜唐克烈並立。各與衆賓鞠躬握手。旣入室。老夫人率其幼子錫魯及二女俱來。錫魯趨就其嫂。以足尖着地。仰而吻之。曰。莎娜。汝胡眩人若此。吾同伴皆向我致賀。謂吾嫂天人也。莎娜皆已盈盈欲涕。唇亦微顫。唐克烈私怪之。不知莎娜一見錫魯。輒憶其弟梅臯也。旋復登車。爲蜜月之遊。莎娜仍蜷伏無語。唐克烈柔聲下氣。唯恐不得。一當俄至火車站。登火車。相將入餐間。衆賓送者皆返。唐克烈坐其婦側。執手欲語。莎娜避席而去。唐克烈曰。莎娜莎娜作色曰。汝獨不容我稍憩耶。吾今倦矣。唐克烈不敢逼。乃聽莎娜臥而自就。圈椅坐。佯取報紙讀之。莎娜屬目窗間。芳心迸躍。幾

欲奪喉而出念今縱幸免此亦遲速間耳吾聞吾舅言英國貴族皆有士君子之風矧在車中必不相逼第今晚旅宿何以自處噫世間男子皆可憎者耳當日辣迪斯羅蜜月之遊彷彿在目今乃復遭此獵相見不逮四次而遽逼我委身以事攘吾資不足又利吾色察彼人情狀終有獸慾勃發之時我今旣爲之妻彼縱非禮固已爲法律所許雖然吾寧能坐聽彼蹂躪耶固當有以拒之夫以唐克烈之盛年玉貌尋常女子罔不見而悅之卽莎娜亦信其美顧一念及辣迪斯羅之暴密摩之蠹則以爲世間男子皆不可近貌愈婉者心且愈狠吾寧寡耳唐克烈方手晚報一紙時從隙中竊睨其婦見其容態悲戚百變則亦憤惋交集念常若此安有接近之時時此少年夫婦旣不相問訊枯坐相對而已車行至多

維乃入倭登旅館。從者已先至館中大廳。飾以鮮花。食息之事咸備。莎娜傲然曰。吾其以八鐘就食乎。侍者未及答。莎娜已入室掩戶。召其女侍卸妝。曰。此冠殊累人。今距食時尚一句鐘。吾願得一快浴。浴竟。汝當爲我理髮。吾欲少休矣。女侍聞言。竊訝。吾主人新婚良辰。胡乃索寢若此。頃之七點四十五分矣。女侍乃爲莎娜理髮。莎娜攬鏡自照。意態沈肅。念昨日返自布莫斯。梅臯喚母之聲。今猶在耳。吾爲吾母故。以嬰此辱。寧能忍與。終古時則唐克烈扣扉將入。女侍納之。莎娜旣見唐克烈色變若駭鹿。已而忿然以怒目向之。唐克烈方握茶花一束。見其鬢髮垂地。不覺駭然。曰。吾愛吁。何美也。吾爲汝發狂矣。且語。且却。莎娜聳身而起。目光如豹。曰。汝何敢入吾室。咄速去。唐克烈若被重擊。亟投花於架而退。曰。吾

來邀汝飯耳。且以此花遺汝。今當俟汝於廳中。乃出莎娜命女侍  
綰髮易衣而出。唐克烈依爐旁立。注視熾炭。若有所思。蓋如是者  
十分鐘矣。盛怒之下。猶深自斂抑。生平困於愛情。未有如此其甚。  
者也。自念吾當低首下心。以求美人之一盼。歟。母乃過於自卑。吾  
必不爲。吾與彼相見一面。而冒昧乞婚。吾之過也。雖然。吾當與乃  
舅成約。時彼姝當已。與知否。則胡以當吾請解婚約。時彼乃恬然  
以成婚爲請。今相視如路人。若此意者。曩夕月下所見。果彼之情  
人耶。宜其視我如眼中釘也。思及此。熱血欲沸。念彼再無禮於我。  
我必搏而辱之。以懲其驕。時兩人目光閃閃。相視如仇。侍者皆駭。  
愕。莎娜見唐克烈方怒轉陰喜。其不我溷。及魚羹旣撤。兩人猶無  
言。頃之始各作泛泛之談。執禮甚恭。幾使人不知爲伉儷也。食案

既窄小。兩人互作直角。自唐克烈與莎娜相見後。以此夕爲最密。邇者矣。莎娜偶舉首仰視。亦不能不羨唐克烈氣度之華貴。晚餐既竟。兩人咸刺促不寧。唐克烈疑怒漸解。念彼縱藐我。決不以有外遇故而作此態。於是情感復熾。念妹麗如彼。非他人而固吾妻也。侍者進咖啡。撤席。挽門而出。室中僅新夫婦兩人矣。唐克烈置咖啡不舉。徘徊久之。忽行出。莎娜後。挽其頸而與之吻。曰。莎娜天乎。我寧能爲石人耶。我實愛汝。吾欲狂矣。今而後能相愛乎。能爲吾婦乎。莎娜以掌抵唐克烈之頰。呼曰。畜類。唐克烈大駭。縮手。莎娜喘息卻立。面色灰敗。雙目如炬。切齒作聲。曰。畜類。汝旣利吾舅。之貲。以婚爲市。強不知誰。何之女子。爲汝兩人犧牲。汝猶未饗。乃敢喋喋向我。謂汝愛我。汝則何知。所謂愛情者。愛情何物。何等純。

潔。何。等。高。貴。寧。當。齷。齷。若。此。如。汝。所。爲。不。知。使。人。作。何。感。想。汝。特。  
以。我。身。爲。女。子。宜。恣。汝。蹂。踐。耶。嘻。此。慾。也。何。名。爲。愛。天。下。多。美。婦。  
人。何。必。我。謹。告。貴。爵。吾。非。而。婦。也。速。行。吾。不。耐。汝。久。淹。於。此。汝。直。  
畜。類。耳。吾。憾。恨。汝。至。矣。唐。克。烈。聞。言。色。漸。灰。敗。既。益。慘。白。乃。曰。莎。  
娜。勿。多。言。自。今。以。往。汝。不。能。復。以。此。責。我。矣。莎。娜。誌。之。吾。今。聽。汝。  
吾。兩。人。祇。以。名。義。相。締。譬。諸。演。劇。吾。生。而。汝。旦。也。雖。然。他。日。倘。得。  
與。汝。爲。好。其。必。汝。跪。請。於。我。乎。敬。頌。晚。安。乃。出。

## 第十二章

時。星。月。皎。潔。海。風。吹。面。生。涼。唐。克。烈。旣。出。旅。館。則。馳。往。海。濱。憤。氣。  
所。鬱。不。復。自。持。自。念。吾。與。彼。婚。純。出。於。愛。情。而。彼。乃。以。此。詆。我。我。  
吉。斯。嘉。之。族。胡。遽。卑。鄙。若。此。握。手。讐。讐。軀。體。皆。戰。而。適。間。所。聞。曰。

憾汝也。曰畜類也。歷歷在耳已而心緒稍定。復自問曰。吾所爲果皆一出於正乎。果能自信其無他乎。吾果無利於彼姝之色乎。世間男子果能免於逞慾如獸乎。思至此。步行漸迅。念人生何事所謂愛情。何者爲得其真。吾人天性中。寧免情慾相參。憶當日與佛蘭士相見於酒館中。彼謂女子之能移人情者。不唯以其色。抑又以其智。吾果祇利彼姝之色。誠難免於逞慾之譏。今則何如。吾固願與彼克諧。倡隨之好。以共享未來之幸福。今乃若此。則向所希望。悉如昨夢。吾固不屑低首下心。以求諒於彼美。吾唯待其自悔。異日是非既明。詎尙視我如蛇蠍。而見辱如今日者。吾今還以舊日愛情待彼。但適間所言。棘人肺腑。使我不耐平心論之。固非彼姝之過。使彼果疑我以市道。固無怪其憤鬱。雖然。吾料彼姝生

平必別遭他種迫抑有不可告人之隱猶憶初見之夕彼姝目中含有無窮憤怨似我實使蒙其不利者彼佛蘭士之巧滑未知以何術强迫彼姝使嬪於我豈果月下所見之人乃彼姝所悅迫於其舅而舍去之耶時夜將半唐克烈神情俱瘁乃歸寢室寢室與其婦相隔一壁耳人孰無情安能自制唐克烈輾轉反側不能成寐已而喟然曰吾唯踐吾約爲名義之夫婦而已莎娜自唐克烈行後枯立如癡彼雖飽歷憂患而年方少艾不知有人世事第以爲世間男子皆積惡如蛇蠍女子稍一不慎卽墮其計中故爲己身尊重計爲未來幸福計寧以不近男子爲愈是夕旣厲色斥唐克烈唐克烈反矜莊以臨之絕不類其故夫辣迪斯羅之狂謬頗以爲異復念及其父當日之靜穆則又幡然易念以爲此殆英人

常態。吾勿遽爲所惑。嗟夫。以姝麗柔弱之女子。而乃似困獸之假齒牙。以自衛。亦可憐矣。使他人處此。鮮不至於狂惑失志者。彼獨以強毅。自持終始。不屈其於男女情感。殆如古井不波。雖然。夫旣賦以麗質。必副以溫婉之性。然後能見愛情之眞。世間純潔之女子。每於其所摯愛。甘委其身心。以事之。莎娜性雖孤僻。情根特隱。而未發其於人世男女相悅之事。直視爲理所必無。旣寢則頽然酣睡。比明乃起。將以午餐後。乘船遊巴黎。莎娜先入餐室。唐克烈繼至。兩人面色皆蒼白。唐克烈先道。早安。莎娜微轉其軀。唐克烈乃曰。午餐備矣。吾已告女侍。將以十二點戒餐。汝當能及時理其裳服。曰然。敬謝君。唐克烈乃呼報紙觀之。莎娜視其面。若有不豫色者。然知報中必盛載結婚事也。莎娜亦自取他報閱之。乃有長

篇紀載。旣竟舉目視適與唐克烈之目光相值。唐克烈狂笑不已。莎娜畏忌男子之念本未盡祛。因之攢其蛾眉。復下視手中所持報紙。時侍者餐具已陳。二人各默然就食。彼此旣各不適。初不相問。而咖啡適置莎娜前。不得不詢唐克烈之欲否。唐克烈却之曰。風濤方急。汝能耐此海行乎。曰。何足慮。於是兩人各僞爲觀報紙者。午餐旣竟。唐克烈乞莎娜早事理裝。將以一點半舟行。乃出頃之。兩人遇於港畔。相將登舟。舟中伉儷相攜者多。未有都麗如唐克烈夫婦者也。衆皆屬耳相語。曰。美哉仙乎。時僕婢挾寶箱以從。諸婦女尤健羨。顧此少年夫婦。乃方倚艤。相向坐。各出其書讀之。悄然無一語。唐克烈以衆目眈眈。殊覺弗欲。語莎娜曰。此間殊污穢。能入室乎。汝倦乎。思臥乎。莎娜曰。吾未嘗倦。吾姑且睡。乃去其